明會要

明會要卷二十九

永新龍文彬纂

職官一

宗人府元大宗正府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置大宗正院三十二年正月丙戌改爲宗人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以秦王樉爲宗人令晉王㭎爲左宗正燕王棣爲右宗正周王橚爲左宗人楚王楨爲右宗人其後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永樂初建都以北京宗人府爲行在命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署府事其在南者爲南京宗人府不復降印

正統三年始建府治以駙馬都尉西甯侯宋瑛掌之後遂爲定制（已上夢餘錄）

三公三孤（元置三公未有三孤）

洪武三年授李善長太師徐達太傅（先是常遇春已贈太保）三孤無兼領者（職官志）

建文永樂間罷公孤官仁宗卽位授張輔太師沐晟太傅陳懋太保蹇義進少師楊士奇進少傅夏原吉進少保於是公孤之官備（弇山集）

宣德三年十月乙酉上以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皆春秋高賜璽書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不煩以政

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皆祖宗遺老畀輔朕躬今黃髮危齒倘令典煩劇兼有司之事非所以優之也其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治理共甯邦家其勳階爵祿並如故（昭代典則）公孤之官幾於專授迨義原吉卒士奇還領閣務自此以後公孤僅虛銜爲勳戚文武大臣加官以官而文臣無生加三公者惟贈乃得之（職官志）

嘉靖二年以楊廷和滿四考超拜太傅四辭而止（本傳）

張原疏祖宗設師傅保之官而處之禁密之地師導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乃其職也今楊廷和少師也蔣冕少傅也毛紀費宏少保也皆陛下師臣也顧未得密

勿論道之義乃登言章奏之間併置之不聽師臣如此臣屬何望明臣奏議

十九年加方士陶仲文少師久之加少傅仍兼少保二十三年加少師仍兼傅保陶仲文傳文彬按明世一人偏歷三孤者蹇義楊士奇劉吉劉健馬文升李東陽楊廷和梁儲王瓊楊一清張孚敬夏言嚴嵩高拱徐階李春芳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凡十九人若兼領三孤一則方士仲文一人

二十六年加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太保尚文傳

萬厤五年遼東總兵官李成粱加太保二十九年復鎮遼東加至太傅成粱傳文彬按明史尚文傳云終明之世總兵官加三公者尚文一人而已而成粱傳由太保加至太傅實不止尚文一人

九年張居正以十二載滿加太傅十年以遼東捷進太師本傳文彬按明加太師者武臣如張輔張懋朱永張鶴齡徐光祚郭勛朱希忠皆勳戚也文臣則自李善長後唯居正一人

崇禎三年加孫承宗太傅辭不受四年以考滿加太傅復辭不受本傳弇州云文臣無至三公獨張居正加太傅至太師錦衣帥無至公孤獨陸炳加太保兼少傅方士無至公孤獨陶仲文加至少師兼少傅少保三人皆楚產前後相去三十年後皆被追削

東宮六傅元東宮置三師三少不恆有

東宮六傅不列於詹事府無定員無專授爲勳戚文臣兼官加官贈官王圻通考

洪武元年正月辛巳以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徐達兼太子

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三年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庶於輔導有所責成帝諭以江充之事可爲明鑑立法兼領非無謂也職官志十九年李景隆兼太子太傅二十四年傅友德兼太子太師二十五年馮勝兼太子太師藍玉兼太子太傅常昇孫恪兼太子太保詹徽兼太子少保皆不聞有關掌以虛名被之而已弇山集

永樂二年四月以姚廣孝爲太子少師時上狩北京廣孝留輔太子自是以後東宮師傅終明世皆爲虛銜於太子輔導之職無與也同上

成化二十年十一月中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

舊制凡加大臣保傅皆賜敕授而旻獨以傳奉得之前此未有也（大政記）

宰輔（元中書省）

丞相　明初設中書省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吳元年官制尚左改善長爲左達爲右洪武元年改善長左丞相達右丞相常遇春平章軍國重事俞通海胡美廖永忠李伯昇爲平章政事吳宏爲左丞王溥爲右丞趙庸張昶楊憲參知政事九年汰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遂罷丞相（弇山集）

四輔官　九月丙午置四輔官以耆儒王本杜佑龔斆爲

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位列都督之次敕以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尋罷通紀

大學士　十五年十一月丙午初置大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使侍左右備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召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等爲之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昭代典則

十八年三月以翰林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大政記

二十八年敕諭羣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

務立法至爲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當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啓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

建文中改大學士爲學士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正心殿學士

成祖即位特簡解縉黃淮入直文淵閣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同入直預機務謂之內閣內閣之名及參預機務自此始編三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已上職官志

仁宗即位以榮士奇等皆東宮舊臣乃進士奇爲禮部侍

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幼孜爲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爲太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俱掌內制未幾榮士奇皆遷尚書閣職漸崇三編

永樂初命編修等官於文淵閣參預機務謂之內閣漸升大學士諸職仁宗或加師保及尚書侍郎卿仍兼學士大學士銜自後因之稱內閣大學士凡大學士加三師則爲一品加尚書二品侍郎三品若未加升而止係大學士者則仍正五品詞林典故

洪熙元年三月辛未朔以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無兼官亦不預機務謹去後文華不設大學士夢餘錄

宣宗屢幸內閣中外章奏宰相均用小票墨書貼名疏面以進謂之條旨（通典）

舊規內閣皆出食於外宣德時始令置庖廚會食中堂

宣德以前內閣與外九卿爲平交執禮持法不相顧忌宣德以後三楊眷重漸柄朝政英宗以九歲登極凡事啟太后太后避專令內閣議行此票旨之所由始也（已上夢餘錄）

明朝重冢宰景泰以前內閣未有兼吏部尚書者吏部尚書入閣自王文始於時陳循則戶部尚書高穀則工部尚書體統尊於三公而內閣之望益隆（三編質實　王圻通考）

宏治四年邱濬以禮部尚書入閣王恕長六卿位濬上以

故事非讓也濬不悅明年二月內宴濬居恕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尚書上矣三編

內閣之職同於古相者以其主票擬也舊制紅本到閣首輔票擬崇禎中始用分票首輔之權略分時御史倪元璐請分票自後本下部分中書分之見通典

崇禎八年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習時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擬旨遂擢張至發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自世宗朝許讚後外僚入閣自至發始至發傳

給事中馮元飈上言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

養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輒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語叢百欺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有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馮元飆傳

十一年帝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簡一人首輔劉宇亮由吏部程國祥方逢年以禮楊嗣昌以兵蔡國用以工刑部無人以大理寺少卿范復粹代之程國祥傳

十六年命左副都御史方嶽貢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故事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自嶽貢始方嶽貢傳

識量

成祖初楊榮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甯夏報被圍帝示以奏榮曰甯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謂榮曰何料之審也江西盜起遣使撫諭而令都督韓觀將兵繼其後賊就撫奏至帝欲賜敕勞觀榮曰計發奏時觀尚未至不得論功帝益重之　永樂二十年復下詔征阿嚕台或請調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榮榮對曰陛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從之　浙閩山賊起議發兵成祖時在塞外奏至以示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

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徠當不煩兵從之盜
果息　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召榮定計榮首請帝親
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大威臨之事
無不濟帝從其計楊榮傳
永樂中阿嚕台歸款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
誓詞磨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學士黄淮
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矣帝謂左右曰黄淮論事如
立高岡無遠不見黄淮傳
永樂五年廣東布政使徐奇載嶺南土物饋廷臣或得其
目籍以進帝閲無楊士奇名召問對曰奇赴廣時羣臣作

詩文賜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嘗無他意帝遽命燬籍　六年帝北巡士奇留輔太子太子喜文辭贊善王汝玉以詩法進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詔令詩小技不足為也太子稱善　仁宗即位藩司守令來朝尚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　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為然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

望匡弼惟士奇曾五上章卿等獨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　宣德元年帝平高煦師還次單橋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力贊決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比還京帝思士奇言謂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羣言帝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於是發使奉書至趙趙王大喜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罪且獻護衛言者始息帝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全卿力也　交阯數叛屢發大軍征

討皆敗歿交阯黎利遣人僞請立陳氏後宣宗亦厭兵欲許之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以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帝召士奇榮謀二人力言陛下卹民命以綏荒服不爲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談不爲示弱許之便尋命擇使交阯者蹇義薦伏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別遣使

七年閣中惟士奇榮溥三人榮遇事敢爲數從成祖北征能知邊將賢否阨塞險易遠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餽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頗知之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眚介意帝笑曰榮嘗短卿及原吉卿

乃爲之地耶士奇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

正統初楊士奇言衞拉特漸强將爲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於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歿未幾額森果入寇有士木之難識者思其言楊士奇傳

天順元年山東饑發帑振不足召徐有貞及李賢議有貞謂須振徒中飽賢曰慮中飽而不貸坐視民死是因噎廢食也遂命增銀

保喇近塞獵石亭言傳國璽在彼可掩而取帝色動賢言釁不可啟璽不足寶事遂寢

賢嘗言內帑餘財不以卹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土木禱祀聲色之用前後頻請發帑賑貸卹邊不可勝計

石

亨得罪帝復問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且爾時幸而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陛下復位此輩雖欲升賞以何爲功老臣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帝曰然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併議革冒功者四千餘人李賢傳

岳正素豪邁負氣敢言及爲帝所拔擢益感激思自效掌欽天監侍郎湯序者石亨黨也嘗奏災異請盡去奸臣帝問正正言奸臣無指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何足

信也乃止　有僧爲妖言錦衣校邏得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邏者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坐妖言律邏者給賞而已不宜官僧黨數十人皆得免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其言不問　亨從子彪鎮大同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置林木間正按地圖指詰之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岳正傳

天順間選庶吉士命李賢盡用北人南人必若彭時者方

可賢以語時俄中官牛玉宣旨時謂玉曰南人出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巳選十五人南六人與焉　門達搆賢帝惑之曰去賢行專用時矣或傳其語時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去賢時不得獨留語聞帝意乃解

成化四年都御史項忠討滿俊不利朝廷命撫甯侯朱永將京軍赴援彭時度軍可無行第令整旅以待適忠以圍石城馳疏至帝遣中官偕白圭程信至閣議時曰賊四出攻掠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退且今出師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

成敗冬月決矣信忽出危言曰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眾危之問時何所見曰覲忠疏曲折知其能若閫別遣禁軍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時惟商輅然其言至冬賊果平人乃大服彭時傳

成化三年御史林誠詆商輅曾與易儲不宜用輅力求罷帝曰昔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今用輅何不可乃下言者獄欲加重譴輅曰臣嘗請優容言官今論臣反責之如公論何帝悅遂不問　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帝欲徙民塞外輅曰天子以天下爲家安用皇莊爲事遂寢　萬貴妃重輅名出父像屬爲贊遺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

妃意輅曰非上命不敢承也初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輅恐有他患難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於貴妃宗社幸甚由是紀妃遷永壽宮商輅傳

正德時彭澤將西討鄢本恕問計楊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不足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卽班師餘孽復蝟起不可制澤旣發復留嗟曰楊公先見吾不及此也廷和傳

武宗崩太監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舉

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弟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成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乃遣官奉迎廷和請於皇太后傳遺命罷威武團營各邊軍俱重賚散歸鎮江彬知天下惡己又見罷遣邊兵益內疑其黨勸彬反彬未決令許泰詣內閣探意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冕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甯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逮旨下彬被執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及帝即位廷和草登極詔凡

先朝蠹政釐抉且盡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
通鑑輯覽

正德二年宸濠謀復護衛輦白金鉅萬遍賂朝貴錢甯及
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大學士費宏入朝完迎問曰甯王求
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之者何故完曰今恐不能
不予宏峻卻之及中官持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詔卒予
之　嘉靖時大同兵變張璁請討之宏曰討而勝玉石俱
焚不勝彼將據城守損威重多矣莫若觀變而徐圖之事
果旋定費宏傳

隆慶初羣小璫毆御史於午門都御史王廷將糾之大學

士徐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廷疏上乃分別逮治有差　南京振武營兵屢譁階欲汰之慮其據孝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督江防兵駐陵旁而徐下兵部分散之事遂定徐階傳

泰昌元年八月劉一燝入閣九月朔光宗崩諸臣入臨畢一燝詰皇長子所在羣奄不應一燝大聲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紿曰第出即返遂掖皇長子趨出一燝與張惟賢掖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事稍定選侍趣還乾清時選侍居乾清一燝曰乾清不

可居宜暫居慈慶皇長子心憚選侍然之一燝語安曰主上沖年無母后外廷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辭責明日周嘉謨及左光斗疏請移宮時首輔方從哲徘徊其閒已又欲緩移宮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甯今何日可姑緩耶初五日偕同官請卽日降旨趣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移噦鸞宮皇長子復還乾清事始大定劉一燝傳

天啟二年東事急大學士孫承宗自請督師至關帝好察邊情時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校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齎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

後至山海關須賚將士實覘軍也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當水旱荒疲之後將領罷邊籌而事逢迎士卒釋戈甲而供使役俱屬未便且山海一城知中使將出將士震懼即今命使已行無容追議恐後此掛爲事例不可不慎也帝不省綱三編

崇禎時瑞王出封漢中請食川鹽大學士錢龍錫言漢中食晉鹽而瑞藩獨用川鹽恐奸徒借名私販莫敢譏察故事纂修實錄分遣國學生採事蹟於四方龍錫言實錄所需在邸報及諸司奏牘遣使無益徒滋擾宜停罷烏撒土官安效良死其妻改適霑益土官安邊欲兼有烏撒部議

將聽之龍錫言效良有子其爵立其爵以收烏撒存亡繼絕於理爲順安邊淫亂不可長也帝悉從之錢龍錫傳

時兵事孔棘大學士成基命召對平臺帝言法紀廢弛宜力振刷基命曰治道去太甚譬理亂絲當覓其緒驟紛更益擾亂帝曰慢則剎之以猛何謂紛更其後溫體仁益導帝以操切天下遂大亂成基命傳

明會要卷二十九終

明會要卷三十

永新龍文彬纂

職官二

忠諫

永樂時儲位未定淇國公邱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解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縉會大發兵討安南縉諫不聽卒平之置郡縣而太子既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踰嫡縉又諫曰是啟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月恩禮寖衰卒以此得禍後高煦以

叛誅安南數反置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解縉傳

長沙妖人李法良反仁宗方監國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忌太子有功詭言彬不可用黃淮曰彬老將必能滅賊願遣彬卒禽法良又時有告黨逆者淮言於帝曰洪武末年已有赦禁不宜復理吏部追論靖難兵起時南人官北地不卽歸附者當編戍淮曰如是恐示人不廣帝皆從之黃淮傳

永樂九年帝還南京召楊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且曰殿下天資高卽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託十二年帝北征士奇仍輔太子居守漢王譖太子

益急帝還以迎駕緩盡徵東宮官黃淮等下獄士奇後至宥之召問太子事士奇頓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皆臣等罪帝意解　仁宗即位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士奇入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惜薪司傳旨徵棗八十萬斛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　帝監國時憾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衆矣如漢景帝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帝即罷弗治　或有言大理卿虞謙言事不密降一官士奇為白其罔得復秩又大理少卿弋謙以言事得罪

士奇曰謙應詔陳言若加之罪則羣臣自此結舌矣帝下勅引過士奇傳

楊榮論事激發不能容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往往以微言導帝意輒得解夏原吉李時勉之不死都御史劉觀之免戍邊皆賴其力嘗語人曰事君有禮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爲也楊榮傳

天順七年二月空中有聲帝欲禳之命李賢撰青詞賢言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厥有鼓妖因請行寬卹之政又請罷江南織造清錦衣獄止邊臣貢獻停內外採買帝難之賢執爭數四同列皆懼賢退曰大臣當知無不言可卷舌偷

位耶　憲宗卽位是年日黯無光賢偕同官上言曰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和氣自至翼日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宮人太多浣衣局没官婦女愁怨尤甚宜放還其家帝從之中外欣悅李賢傳

岳正在內閣二十八日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慨然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予乃以諫官處我耶岳正傳

憲宗初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錢后久

病不當稱太后而貴妃帝所生母宜獨上尊號李賢曰遺詔已定何事多言彭時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在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頃之中官傳貴妃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賢色變目時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胡后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未嘗行今誰敢草若人臣阿意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厲聲怵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耳　成化四

年嘗見三台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繼能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爲宗社大計時帝專寵萬貴妃妃年已近四十故云然又言大臣黜陟宜斷自宸衷不可悉委臣下使大權旁落帝雖不能從而心嘉其忠　五年冬無雪時疏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掊克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優詔褒納畿輔山東河南旱請免夏稅鹽鈔及大僕寺賠課馬京師米貴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並從之　甯晉伯劉聚爲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

乞祠額帝特賜額曰褒功命內閣擬封謚時等言郎子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援此陳乞是變祖宗法自今日始臣等不敢奉詔乃寢彭時傳

中官汪直之督西廠也數興大獄商輅率同官條直十二罪言由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爲懲鑒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慍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

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厲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會九卿項忠等亦劾直遂罷西廠商輅傳

宏治八年詔撰三清樂章徐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今使製爲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邪說俚曲素所不敢

以非道事陛下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謨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顧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　十年二月溥上疏言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嘗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近聞有以齋醮

修鍊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盛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雖承平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士馬疲罷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日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 徐溥傳

十四年重建闕里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往祠東陽還疏

言臣奉使巡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皆瘠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甯死不赴勢家巨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

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
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
掊擊臨河官吏莫不奔駭齎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
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
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
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
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
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
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
行帝嘉歎悉付所司

宏治十一年冬十月清寧宮災劉健等言近年以來災異頻仍而清寧宮之災爲尤異恐議者或謂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謂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說適足以褻天或以縱囚釋罪爲脩德此乃姑息之弊適足以長惡向來奸佞之人每用此熒惑聖聽妨蠹聖政大小臣僚被其脅制畏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加脩省廣求直言采擇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實宗社生民之福

十四年秋帝以軍興缺餉屢下廷議劉健等

言天下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　武宗即位劉健等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

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甯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縻廩祿者甯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甯可不罷內承運庫累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甯可不勾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已上劉健傳　正德元年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爲宦官所撓傳示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帝不聽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士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匪人

旨宜痛抑今陛下不信大臣而信群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制臣等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比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奉玉音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即當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居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編三

六月庚午健復上言近日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

射鈎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懼劉健傳

十三年帝以大將軍壽肅清邊境加封鎮國公梁儲毛紀上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爲天下君奈何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劵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鐵劵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以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名既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曲從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梁儲傳

嘉靖初楊廷和議興獻典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江左比歲不登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趣內閣撰敕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拗廷和力爭言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槪自成化宏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卽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紬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

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楊廷和傳

帝以四方災異敕羣臣脩省費宏等因言陛下用度無節工役不休畿內土地半成莊田內庫收納要求踰倍太倉無三年之積而宂食日增京營無十萬之兵而赴工不已直臣得罪未見原言官舉職乃被詰律所當行者數經讞不誅罪無可辨者遽傳旨獲免干和召怨自非一端帝引咎褎答然不能用也費宏傳

五年世廟成章聖皇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璁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爭之

不得石珤復上疏極諫言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爲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法后妃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況后妃乎璁萼所引廟見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何至今日忽倡爲異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石珤傳輯覽

萬厤中葉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如東宮講筵瑞王請婚福王之國補缺官罷礦稅再三陳請其言多

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又言今天下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欲用臣則當行其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留臣何益自是乞休疏六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 葉向高傳

莊烈帝操切溫體仁以刻薄佐之上下囂然大學士錢士升因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帝雖優旨報聞意殊不懌有武生李璡者請括江南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擬旨下刑部提問帝不許溫體仁遂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郡邑有富民固貧民衣食之源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疏入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前疏謂四箴也士升引罷乞歸允

之錢士升傳

舉賢

士奇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宣德七年士奇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報可楊士奇傳

宣德三年都御史劉觀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薦通政使顧佐公廉有威爲京尹政清弊革帝擢佐右都御史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顧佐傳

李賢務持大體尤以惜人材開言路爲急所薦引年富軒

輗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紹等皆爲名臣時勸帝延見有所薦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之及入對帝訪文臣請問王翺武臣請問馬昂故言無不行而人不病其專李賢傳

萬厤初張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御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兩廣督撫殷正茂凌雲翼等亦數破賊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亂用張佳允往撫即定故世稱居正知人已上居正傳

委任

永樂十一年征衛拉特太孫侍行帝命學士楊榮以閒陳

說經史兼領尚寶事凡宣詔出令及旗志符驗必得榮奏乃發　十六年命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共舉爲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　二十一年復從出塞軍務悉委榮晝夜見無時帝時稱楊學士不名也楊榮傳

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制誥顧金幼孜楊榮楊士奇三學士曰汝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嘗見前代人主惡聞直言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賢良之臣言不見聽退而杜口朕與卿等當深用爲戒因取五人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

所從違而或怠金幼孜傳

洪熙元年建宏文閣命學士楊溥掌閣事帝親授溥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宣宗即位罷宏文閣召溥入內閣帝謂溥曰古君臣更相戒飭用致太平卿將何以輔朕對曰臣受國厚恩安敢忘報帝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非難能受直言爲難陛下旣以命臣臣敢不盡忠以告楊溥傳

英宗即位方九齡軍國大政關白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推心任士奇榮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三

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士奇首諫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又請以次蠲租稅慎刑獄嚴覈百司皆允行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楊士奇傳

天順之世李賢爲首輔呂原彭時佐之然賢委用最專初御史劉濬劾柳溥敗軍罪觸帝怒賢言御史耳目官不宜譴石亨譖賢曲護帝寖疏賢尋悟待之如初每獨對良久方出遇事必召問可否或遣中官就問　憲宗即位門達既竄其黨多投匿名書搆賢賢乞罷有詔慰留吳后廢言官請誅牛玉語侵賢又有造蜚語搆賢者帝命衛士宿賢

家護出入李賢傳

宏治末劉健謝遷李東陽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爲先生而不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諸進退文武大臣釐飭屯田鹽馬諸政健翊贊爲多劉健傳

神宗初即位慈聖太后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萬厤六年慈聖將還慈甯宮諭居正曰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向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

先帝憑几之誼居正傳

崇獎

永樂二年立春日賜解縉等金綺衣與尚書埒縉等入謝上曰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解縉傳

二十年楊榮從出塞軍事悉令參決賚予優渥師還勞將士分四等賜宴榮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　宣德元年帝征高煦還以楊榮決策功受上賞賜銀章五褒予甚至楊榮傳

洪熙元年仁宗賜士奇璽書曰往者朕膺監國之命卿侍

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入告期予於治正固不二簡在朕心茲掦制楊貞一印賜卿尙克交脩以成明良之業　宣德五年敕鴻臚寺士奇老有疾趨朝或後毋論奏士奇傳

金幼孜進禮部尙書兼大學士學士如故並給三俸幼孜傳

命楊士奇兼兵部尙書並食三祿士奇辭尙書祿士奇傳

黃淮進少保戶部尙書兼大學士如故黃淮傳楊榮進工部尙書食三祿時士奇淮皆辭尙書祿榮幼孜亦固辭不允楊榮傳

嘉靖五年召楊一清復入閣帝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免

常朝日講侍班朔望朝參令辰初始入閣視事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之賜甚渥所言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一楊傳清

六年召謝遷復入閣帝待遷愈厚以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及以病告則遣醫賜藥餌光祿致酒饌使者相望於道謝遷傳

世宗嘗御平臺特賜大學士費宏御製七言一章命輯倡和詩集署其銜曰內閣掌參機務輔導首臣其見尊禮前此未有也璁萼滋害宏寵萼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且使宏得馮寵靈陵壓朝士帝置不省十四年召宏復入閣

旣至使中使勞以上尊御饌面諭曰與卿別久卿康健無恙宜恐心輔導稱朕意宏頓首謝自是眷遇益厚已上費宏傳

萬厤初帝御平臺召張居正獎諭之賜金幣及綉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虛日帝虛己委居正常賜居正札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六年三月居正乞歸葬父帝錫忠良銀印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居正傳

宰輔雜錄

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善長勳舊能調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

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廣洋惟庸皆敗

劉基傳

正統初太皇太后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

溥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己從人略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

三編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諸學士議政之所學士每入東西相對坐無公坐至李賢自吏部入欲設公坐如部堂之儀彭時不可曰宣宗嘗幸此中坐故至今不敢南面已而英宗遣太監送孔子并四配像置閣中賢乃止東閣在左順門廊接史館雖有大學士官其職在文淵閣而司誥敕官多坐東閣爲侍從之長故總謂之閣老然不參預政務非眞相也嘉靖末內閣以兩制官不文始奏設

翰林史官分掌外制若詔赦敕草之類仍自閣臣諸翰林不得與已上王圻通考

正統十三年彭時進士第一授脩撰明年郕王監國命同商輅入閣預機務釋褐逾年參大政前此未有也天順元年帝坐文華殿召見彭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明日仍命入閣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爲帝所親擢者時與岳正而已彭時傳

天順元年薛瑄致仕帝謀代者尚書王翺以脩撰岳正薦遂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遂見色喜既登陛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復大喜曰爾年正强仕

畿縣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會石亨張軏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爲誰帝曰岳正兩人陽賀帝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以原官入閣岳正傳

六年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曰柯潛可出告王翺翺曰陳文以次當及奈何抑之明日賢入見如翺言文既入閣數撓賢以自異曰吾非若所薦也陳文傳

宏治中徐溥爲首揆劉健班在二李東陽謝遷繼入閣協心輔政事有不可輒共爭之已而溥致仕去凡綸音批答

裁決機宜悉健與東陽遜三人天下翕然稱賢相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三編

楊廷和入閣後李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楊廷和傳

世宗初楊廷和方柄政職方主事霍韜上言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權近習啟干政之漸自今章奏請召大臣面決施行講官臺諫班列左右衆議而公駁之宰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招權之謗帝嘉納之霍韜傳

御史曹嘉論大學士楊廷和因言內閣柄太重給事中鄭一鵬駁之曰太宗始立內閣簡解縉等商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即位大臣宣召有幾張銳魏彬之獄獻帝追崇之議未嘗召廷和等面論所擬旨內多更定未可謂專也鄭一鵬傳

閣臣有不由館選者黃淮以中書舍人楊士奇以齊王府審理副張瑛以鄉舉胡儼以桐城知縣金幼孜以給事中權謹以光祿署丞李賢以主事王文薛瑄以御史高穀以中書舍人劉宇曹元以知縣袁宗皐以長史桂萼霍韜以主事夏言以給事中春明夢餘錄

嘉靖中年帝專事焚脩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時謂李春芳嚴訥郭朴袁煒為青詞宰相袁煒傳

萬厯二十九年大學士沈鯉疏向例內閣輔臣辰入申出辦事閣中擬票旨所得預聞者獨寫票中書而已其於諸司章奏誰敢攜之以出而越閣門一步者後有輔臣患病因將本發私寓擬票遂相沿為常一往一來始不能無漏洩夫公事而議於私室大政而決於委巷已非朝廷之體況機事不密而有害乎且臣等亦因是有不能盡職者中使銜命守催則不得從容審處以竭其心思寮友各自為寓復不得相聚商推以資其謀斷故率有進呈旋即悔悟

以爲不當者請復先朝舊規發本閣中公同擬票以上尊
朝廷之體下塞窺伺之隙帝從之春明夢餘錄
四十四年遣內使至工部侍郎林如楚私寓宣敕旨以奉
御汪良德奏准脩咸安宮也輔臣言明旨傳宣定例必由
內閣下科臣然後發鈔若不由內閣不由科發不經會極
門不由接本官突以二豎傳宣於部臣之私寓則從來未
有之事向來建議諸臣以旨從中出猶且慮之況臣等竟
不與聞乎不省三編
故事閣中止首輔一人秉筆天啟四年魏廣微欲分韓爌
權屬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爌抗

疏乞休韓爌傳

莊烈帝即位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典召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錢龍錫來宗道楊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黃道登劉鴻訓並命入閣三編

來宗道代李國𣚍爲首輔事多詭隨編脩倪元璐屢言時政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爲清客宰相顧秉謙傳

明會要卷三十終

永新龍文彬纂

職官三

六部總敘仍元官

明初置中書省其屬有四部分治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諸務洪武元年八月丁丑始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仍隸中書省帝召六部尚書入見奉天殿諭曰朕肇基江左軍務方殷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宜竭心經理或有乖違患及天下不可不慎

五年六月癸巳定六部職掌歲終考績以行黜陟已上昭代典則

六年每部設尙書二人侍郎二人職官志

七年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聽本部升用昭代典則

十一年三月丁酉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吾學編

十三年三月戊申罷中書省升六部秩定設尙書一人正二品侍郎一人正三品郎中正五品員外郎從五品主事正六品尋增侍郎一人分左右侍郎職官志

明初每部設主事司務各四人爲首領官有主事印洪武二十九年改主事爲司官乃專以司務爲首領每部各設

二人凡六部主事缺出率以進士選用續通典

主事一官自唐宋以來或爲首領官或與吏令史同職自洪武時改爲司官乃與郎官並列故明代主事員額分載於六部各司之下同上

建文中改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位侍郎上除去諸司清吏字成祖復舊制職官志

永樂元年置北京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尋分置六部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北京以六部官屬移之北不稱行在其在南者加南京字吾學編

洪熙元年復置六部官屬於南京去南京字而以在北者

加行在字仍置行部宣德三年復罷行部

正統六年於北京去行在字於南京仍加南京字遂爲定

制已上職官志

明制六部分涖天下事內閣不得侵至嚴嵩始陰撓部權

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逡巡請事如屬吏祖制由此

變楊巍傳

崇禎八年給事中顏繼祖上言六部之政筦於尚書諸司

之務握之正郎而侍郎及副郎主事止陪列晝題政事安

得不廢顏繼祖傳

吏部尚書侍郎

洪武元年八月置吏部以滕毅爲尚書樊魯璞汪河爲侍郎弇山集

四年三月以陳脩爲吏部尚書與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衝僻爲設官繁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陳脩傳

是月以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逃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得失在庶官任官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存公平以辨賢否毋但碌碌充位而已昭代典則

十一年正月以兵部郎中陳銘爲吏部尚書十二年以常州府知府張度爲吏部尚書張江陵集

十三年正月罷中書省以山西參政俁斯爲吏部尚書昭代典則

二十六年以吏部主事翟善署侍郎事尋遷署尚書善明於經術奏對合上意上曰善雖年少器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爲營第於鄉善辭又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益以爲賢陳循傳

二十九年正月壬戌升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大政記

三十一年六月以中書蹇義爲吏部右侍郎同上

宣德初蹇義爲吏部尚書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其不公者帝皆斥之嗣以義老輟部務以郭璡代諭以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故事璡由是留意人才識進士李賢補相器授吏部主事後果爲名相郭璡傳

正統中王直長吏部時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擢稱得人其子積爲南國子博士考績至部文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朝廷以直老命何文淵爲尚書佐之文淵去又命王翺部遂有兩尚書王直傳天順初罷其一職官志

景泰四年御史練綱等言吏部推選不公任情高下請置尙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於理尙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爲文曜等所罔均宜援問帝雖不罪文淵終以綱等爲直左鼎傳

翺長銓部謝絕請謁公餘恆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第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壻賈傑官近畿翺夫人數迎女傑恚曰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請翺翺怒推案擊夫人傷面傑卒不得調王翺傳

天順二年四月吏部侍郎孫宏聞喪帝令其守制召李賢

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卽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鄉以爲誰可賢薦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量乃以夔爲吏部侍郎（天順日錄）

成化五年姚夔爲吏部尚書留意人才不避親故初王翺爲吏部專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頗右南人論薦卒能稱職（姚夔傳）

李裕拜冢宰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一木牌上書皇天鑒之與二侍郎傍坐文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可否注績至期引奏塡榜更無舛錯故庶官皆得其人（續通典）

孝宗卽位召王恕入爲吏部尚書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恕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野拔擢之恐後宏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脩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王恕傳

吏部尚書卽古冢宰之職表率百僚禮數殊異無與並者洪熙時大學士楊士奇等加至三孤兼尚書銜然品敘列尚書蹇義夏原吉下景泰中左都御史王文升吏部尚書兼學士入內閣其班位猶以原銜爲序次自宏治六年二

月內宴大學士邱濬遂以禮部尚書居吏部尚書王恕之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上矣職官志

宏治十四年十月以馬文升爲吏部尚書明年當大計帝面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勤採訪以彰黜陟自是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續通典

嘉靖時吏部侍郎缺出廷臣以應補者上帝不用諭欲得老成持法者以南京兵部侍郎歐陽鐸上乃用之鐸佐吏部不攜家曰吾敢家此官哉同上

張邦奇爲吏部侍郎掌部事推轂善類人不可干以私銓部升除多受教政府邦奇獨否大學士李時銜之郭勛家

人犯法舁重賄請寬邦奇不從帝欲授邦奇尚書爲兩人阻止邦奇傳

徐階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率鐍門所接見庶官不數語階折節下之見必深坐咨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階意願爲用本傳

二十三年九月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權歸首輔嚴嵩讚入閣不得預票擬嘗嘆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不允三編

三十年李默由吏部侍郎代夏邦謨爲尚書自正德初焦芳張綵後吏部無侍郎拜尚書者默出帝特簡蓋異數也

實毋飾虛詞帝稱善行之周嘉謨傳

天啟三年趙南星為吏部尚書時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遴之半道為人求官不得即加以惡聲或逐之去南星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嚴不敢有所干請當是時東林勢盛眾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逸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周維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忻忻望治而羣小側目滋欲去南星未幾放歸趙南星傳

吏部四司元部屬不分司

洪武元年設吏部郎中員外主事六年分屬部三總部司勳部考功部十三年添司封二十二年改總部爲選部二十九年定爲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四淸吏司每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

正統中驗封郎中缺人久帝令推擇會御史馬謹九載滿尙書郭璡薦謹廉直遂用之馬瑾傳

成化五年文選郎中陳雲等爲吏所訐盡下獄貶官尙書姚夔知屯田主事黃孔昭廉謹之文選九年進郎中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曰國家用才猶富家積粟粟不素

積豈足贍饑才不豫儲安能濟用苟以深居絕客為高何由知天下才俊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於册除官日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其以私干者悉拒之尚書尹旻欲推故人為巡撫孔昭不應其人入都謁孔昭至屈膝孔昭益鄙之旻令推舉孔昭曰彼所少者大臣體耳旻謂其人曰黃公不離銓曹汝不能遷也黃孔昭傳

宏治初王恕為吏部以禮部主事喬宇調之文選三遷至郎中門無私謁喬宇傳

嘉靖初李默為驗封郎中眞人邵元節貴幸請封誥默執

不予李默傳

十八年御史蕭祥曜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顧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崑爲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連自詭必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顧鼎臣傳

鄭曉爲考功郎中夏言罷相帝惡言官不糾劾詔考察去留大學士嚴嵩因欲去所不悅者而曉去喬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大憾曉調文選嵩欲用趙文華爲考功曉言於吏部尙書許讚曰昔黃禎爲文選調李開先考功皆山東人詔不許今調文華曉避位而已讚以謝嵩鄭曉傳

二十四年九月令文選司郎中缺出於各部屬輪用毋得

循資調補 大政記

四十年都御史張永明言故事卿貳大臣考滿詣吏部與堂官相見訖即詣四司門揖司官輒南面答揖非禮當改正詔禮部會禮科議之奏言永明議是九卿翰林官揖四司當罷詔可 張永明傳

王與齡為文選郎中澄清銓敘大學士翟鑾為禮部主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為監生錢可教求東陽知縣俱書抵與齡與齡偕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尚書許讚具疏以聞言平時請屬甚多臣等違抗積罪如山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羣鷹犬和於外臣等不為前

選郎王嘉賓之斥得爲近日謝瑜之罷幸矣疏入帝怒除與齡名伯亨等俱調外（與齡傳）

胥楷歷文選郎中凡職官繁簡人才賢不肖咸書之於册以高下其任先節行後才藝抑奔競奬廉能每注選權勢請託抗論不從侍郎霍韜見其自任始不能平久而信且服之及出部遺以所服寓傳衣之意侍郎張邦奇署部事楷久任當遷邦奇奏留之曰四十年來無此文選云（續通典）

四十二年嚴訥改吏部尚書調禮部郎中陸光祖爲驗封郎中改考功王崇古張瀚方逢時王一鶚挂物議光祖力雪之既而改文選益務汲引人才登進者碩幾盡又破格

擢廉能吏王化江東邵元善張澤李珙郭文通蔡琮陳烝謝佩或出郷舉貢士或起自書吏由是下僚競勸帝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行其志光祖傳

萬厯元年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錦衣都督希孝援張懋例乞贈王大學士張居正主之驗封郎中陳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歿公贈王侯贈公子孫襲者生死止本爵懋贈王廷議不可即希忠父輔亦言之後竟贈非制且希忠無勳伐豈當濫寵左侍郎劉光濟署部事受指居正爲删易其稾有年力爭竟以原奏上居正不懌有年即日謝病去十二年起稽勳郎中歷考功文選謝絕請寄除目

下中外皆服有年傳

考功員外郎袁宏道立歲終考察羣吏法言外官三歲一察京官六歲武官五歲此曹安得獨免報可遂爲定制本傳

文選郎顧憲成等以會推閣臣事被斥給事中逯中立上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屏斥尚書孫鑨去矣陳有年杜門求罷矣文選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憲成又繼之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櫆謝廷寀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爲選郎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公議壅閼煩言滋起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不可不深

察也遂中立傳

趙南星爲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旋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鑨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鑨甥文選員外郎呂允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皐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留拾遺庶僚非法得旨南星貶三秩南星傳

崇禎十五年文選缺郎中儀制郎中吳昌時欲得之首輔周延儒力薦於帝且以屬吏部尚書鄭三俊他輔臣及言官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調補以他部調選郎前此未有

也言路大譁謂昌時紊制弄權並詆三俊三俊乞休三俊傳

南京吏部

南京六部尚書一人右侍郎一人各司員數較北部略減政權不屬執事高簡爲人臣養望之地非古之行尚書省也通典

凡南京官六年考察考功掌之不由北吏部職官志

景泰初南京吏部尚書魏驥以請老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非在循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竟致仕去魏驥傳

嘉靖六年先是大計京官南京六科無黜者桂萼因言吏部尚書朱希周畏勢曲庇希周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必去一二人示公誠舉曹皆不肖亦但去一二人塞責乎因力稱疾乞休許之朱希周傳

隆慶初吳嶽爲南京吏部尚書抑浮薄杜僥倖南都搢紳憚之吳嶽傳

萬厯三年二月諭吏部南京職務清簡官不必備先朝有一人兼掌六部者自後南京員缺非緊要者不必一一推補三編

戸部尚書侍郎

洪武元年八月置戸部以楊思義爲尚書劉誠杭琪爲侍郎弇山集大亂之後人多廢業思義請令民間多植桑麻四年始徵其稅不種桑者輸絹不種麻者輸布如周官里布法又奉詔設立豫備倉諸善政皆其所經畫者思義傳

三年三月以滕德懋爲戸部尚書德懋長於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始自外任召拜兵部尚書尋改戸部夢餘錄

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戸部尚書

十八年八月丁亥以翰林院檢討茹太素爲戸部尚書十

二月癸卯以庶吉士楊靖爲戸部侍郎已上昭代典則

二十六年令江西浙江蘇松人毋得任戸部職官志

郁新由戸部郎中遷本部侍郎帝問天下戸口田賦地理險易應答無遺帝稱其才尋進尚書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新定議減五之四並定郡王以下祿有差又以邊餉不繼定召商開中法令商輸粟塞下按引支鹽邊儲以足郁新傳

三十一年六月以戸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侍郎大政記

永樂時原吉進尚書首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鈔法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便商賈皆報可是時兵

革初定論靖難功臣封賞分封諸藩增設武衛百司已又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中官造巨艦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都宮闕供億轉輸以鉅萬萬計皆取給戶曹原吉悉心計應之國用不絀夏原吉傳

景泰四年戶部尚書張鳳以災傷鐲賦多奏言國初天下八百四十九萬餘頃今數既減半加以水旱停征國用何以取給京畿及河南山東無額田甲方墾闢乙即訐其漏賦請準輕則征租不惟永絕爭端亦且少助軍國報可張鳳傳

天順四年戶部缺尚書李賢舉年富左右巧阻之上曰戶

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爲賢也特召任之年富傳

成化二十一年李敏拜戸部尙書先是敏巡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幷請畿輔山西陜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値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帝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也李敏傳

宏治九年周經代葉淇爲戸部尙書時孝宗寛仁而戸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

經悉披祖宗成憲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覈奏蠲除毋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稍衰周經傳

十五年戶部尚書侶鍾上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賦以蠲免漸減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入不足當出正統以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額外科率河南山東邊餉浙江雲南廣東雜辦皆昔所無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今太倉無儲內帑殫絀而冗食冗費日加於前願陛下惕然省憂力加撙節且敕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帝命下

羣臣議 佀鍾傳

正德元年戸部尚書韓文奏祖宗之朝財賦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僅該九十餘萬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僅該三百餘萬其他光祿寺廚役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所謂以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支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起勳戚貴近賞賚不貲宴樂游賞費出無算若不急爲裁節年復一年嗷嗷何及合無敕令戸部約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爲中制永示遵

守明臣奏議

嘉靖時尚書缺出廷臣上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惟梁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嫺出納有執實人才之望帝乃用之續通典

隆慶元年四月戶部尚書葛守禮奏言畿輔山東流移日衆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磽瘠正供尚不能給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五月奏定國計簿式頒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民不能輸納

備錄簿中自府州縣達布政送戶部稽考以清隱漏那移侵欺之弊又以戶部專理財賦必周知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愼調劑祖宗時令天下歲以文册報部乃請遣御史分行天下莅其事守禮傳

馬森爲戶部尚書時登極詔書蠲天下田租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積貯無幾森鉤校摘剔條行十餘事又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帝節儉帝嘗命中官崔敏發戶部銀六萬市黃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內閣下無司禮徑傳者事乃止旣又命購珠寶森亦力爭不聽馬森傳

三年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戶部尚書劉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兩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帝不聽體乾復奏今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卽存庫之數乃近遣御史所搜括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清勁有執每疏爭積忤帝意奪官劉體乾傳

萬厤六年張學顏爲戶部尚書時張居正當國以學顏精心計深倚任之自正嘉虛耗後至萬厤十年間最稱富庶

學顏與有力焉張學顏傳

十八年石星代宋纁爲戶部嘗與纁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需纁曰朝廷錢穀甯蓄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星憮然有郎言漕糧宜改折纁曰太倉之粟甯紅腐不可匱絀一旦不繼何可措手宋纁傳

天啟元年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改北部東西方用兵驟加賦數百萬應蛟在道馳疏言漢高帝稱蕭何之功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吾不如蕭何夫給饋餉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與漢滅楚如指諸掌也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勢不得緩催科然弗愛養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財殫民

窮變亂必起安得不豫爲計因列上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應蛟傳

崇禎十六年五月拜倪元璐戶部尚書祖制浙人不得官戶部元璐辭不許元璐傳

戶部十三司

洪武元年設戶部郎中員外主事六年分五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科總科八年每科設郎中員外郎各二人主事五人十三年分四屬部總部度支部金部倉部二十二年改總部爲民部二十三年又分四部爲河南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十二部每部仍

分民度金倉四科二十九年改十二部爲十二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建文中仍爲四司成祖復舊制永樂元年改北平司爲北京司十八年革北京司設雲南貴州交阯三清吏司宣德十年革交阯司定爲十三司職官志

宣德時戶部員外郎羅通出理宣府軍餉奏言朝議儲餉開平令每軍運一石又當以騎士護行計所費率二石七斗而致一石今軍米多願輸米易鹽請捐舊例五分之二則人自樂輸餉足而民不疲帝可之羅通傳

正統中戶部主事陳俊督天津諸衛軍採草奏減新增額

三十五萬東豪猾侵蘇松改折銀七十餘萬兩俊往督不數月畢輸尚書金濂以爲能俾典諸曹章奏陳俊傳

正德十年戶部主事戴冠言古人理財務去宂食近京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數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勝紀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宿有贏餘近緣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此輩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用之蠹乎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爲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剏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司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帝怒貶驛丞戴冠傳

正德末戶部郎中楊淮始監京倉革胥徒積弊殆盡繼監淮通二倉罷中官茶果之供除困茶及額外席草費最後監內庫奄人例有供餽淮悉絕之楊淮傳

戶部十三司自宏治來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萬歷時戶部尚書王國光盡令入署職業得修舉天下錢穀散隸諸司國光請歸併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駐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歸廣西司遂爲定制國光傳

鹿善繼爲戸部主事時遼東缺餉請帑疏皆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善繼謂尚書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兩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題留爲便考會典金花銀解內府始於正統元年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三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不拘金花銀折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是備外府專用而內府原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糈乏用即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汝華如議請上怒奪

吾繼倅一年 春明夢餘錄

司農司

吳元年七月辛丑置以楊思義為卿洪武元年罷三年五月復置開治所於河南四年三月又罷悉以其所掌歸戶部 職官志楊思義傳

總督倉場

永樂中置京倉及通州諸倉以戶部司員經理之宣德五年始命李昶為戶部尚書專督其事遂為定制以後或尚書或侍郎俱不治部事專理糧儲 職官志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庚午始令倉場侍郎兩月具報太倉

出納之數以聞從巡視給事中之議也通紀

萬厤二年另撥戸部主事一人陪庫每日偕管庫主事收放銀兩季終更替九年裁革命本部侍郎分理之十一年復設職官志

七年倉場尚書汪宗伊疏言永樂二十一年每歲漕糧以兩運京倉一運通倉往因通惠河未疏通倉糧多於京倉故嘉靖四年議放五年糧京倉六箇月通倉六箇月自疏通之後京倉積倍於通倉反以四月十月改折色是京倉收二分而僅放四月通倉收一分乃放六月今京倉隆慶五年分糧已及九年漸多浥爛且以京通倉粳米計之京倉

放十一年而有餘通倉放四年而不足合查照原收之糧額定支放之月分每年坐放京倉二分通倉一分兩月折色歲以爲常尙書張學顏議得四月十月係開倉之日赴倉關支有誤隨行且軍士支糧在京倉甚近且易在通倉爲遠且難查得通倉應於本色六月十一月俱改坐京倉四月十月仍給折色是在京倉放米六箇月通倉放米四箇月似爲多寡適均如遇米貴則折色又當停止而京倉糧米復當多放臨時酌行題請春明夢餘錄

崇禎中倉場侍郎南居益疏漕糧每年以四百萬爲額除永折邊糧計七十八萬二千四百四十餘石外實入京通

者額該三百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五十餘石卽地方被災
折免祖制仍當令於附近郡邑撥補足數原不容折銀虧
額祖宗朝鄭重倉糈如此查神祖初年京通之貯尚計米
一千五百二十餘萬於時每年支放止該一百九十餘萬
今自關鮮借留地方截折每年實入京通者不過二百餘
萬石而軍兵增設各役冒破每年實支米反該三百二十
餘萬石方足歲額今計京通二倉實在米止二百餘萬不
過兩年配搭便罄盡而無餘根本重地萬一有意外之變
何以禦之此時惟有嚴覈虛冒而各衙門或掛設或增添
但就萬厯間迄今每年已多支米五十萬二千六百餘石

令後各衙門當嚴加稽察自行清汰一切追還錢糧仍當
還太倉以湊本折支放之用庶糜耗漸清而倉庾自充矣
同上

督餉侍郎 督理錢法附

萬厤四十七年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出督遼餉駐天
津以李長庚爲之長庚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
道裁討遼議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又請留金
花行改折借稅課言臣考會計錄每歲本色折色通計千
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餘萬入太倉者自本
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六百萬自金花籽粒外皆絲棉

布角蠟茶顏料之類歲久皆朽敗若改折一年無損於上有益於下他若陝西羊絨江浙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國急不從長庚傳

崇禎間督遼餉寇餉宣大餉增設侍郎三四人職官志

天啟五年增設督理錢法侍郎同上

南京戶部

萬曆十七年張孟男為南京戶部尚書時留都儲峙耗竭孟男受事粟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水衡脩倉發公羨二千金助之或謂奈何耘人田孟男曰公家事乃畫區畔耶後五上章乞歸不許時礦稅患日劇孟男草疏

數千言言臣備員地官所征天下租稅皆鬻男市女股骨割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爲職臣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揺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勝哀鳴爲陛下杞人憂耳孟男傳

衞承芳拜南京戶部尚書福王乞蘆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餘里自遣內官徵課承芳抗疏爭卒不從同上

督理糧儲

南京糧儲舊督以都御史正統十二年冬命戶部侍郎張鳳兼理廉謹善執法號板張張鳳傳

天順二年南京督理糧儲缺官帝問李賢大臣中誰曾居

此職者賢以軒輗對且稱其廉帝乃命以左都御史往軒輗傳

南京糧儲自成化後皆以都御史領之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戶部兼理三十九年振武營軍亂言者請復舊制王廷傳三月丁巳遂以都御史章煥督理糧儲大政記

隆慶四年三月裁革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以其事屬之南京戶部侍郎仍設巡倉御史一員佐之王圻通考

崇禎三年擢呂維祺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設會計簿鉤考隱沒侵欺及積逋不輸各數十百萬大者彈奏小者捕治立法嚴督屯課倉庾漸充條上六議帝稱善即行

之祺傳[呂維]

禮部尚書侍郎

洪武元年八月置禮部以錢用壬爲尚書世家寶爲侍郎

昭代典則用王先官御史臺經歷佐陶安定郊廟社稷諸儀至是授爲禮官凡禮儀祭祀宴享貢舉諸政皆專屬之又詔與儒臣議定乘輿以下冠服諸式時儒生多習古義而用

壬考證尤爲詳確[錢用壬傳]

十月以崔亮爲禮部尚書亮初爲禮曹主事即位大祀諸禮皆其所條畫及爲尚書一切禮制用壬先所議行者亮皆援引故實以定其議考證詳確尤踰於用壬[崔亮傳]

三年七月陶凱爲禮部尙書定軍禮及品官墳塋之制同上
十三年正月以北平副使劉崧爲禮部侍郞昭代典則
十四年十月以禮部郞中高信爲本部試尙書同上
十五年二月劉仲質拜禮部尙書命與儒臣定釋奠禮頒行天下學校又立學規十二條合欽定九條頒賜師生崔亮傳
十一月以御史任昂爲禮部尙書奏定天下歲貢士從翰林院考課以爲常十六年命科舉與薦舉並行昂條上科場條式視前加詳取士制始定明年命以鄉飲酒禮頒天下復令制大成樂器分頒學宮任昂傳
三十年八月以義門鄭沂爲禮部尙書大政記

成祖即位升禮部員外郎宋禮爲本部右侍郎宋禮傳

正統初禮部侍郎章儆纂洪武以來條格使諸司參酌吏無能爲奸章儆傳

成化二年帝從李賓言令南畿及浙江江西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禮部尚書姚夔奏罷之姚夔傳

慈懿太后崩中旨議別葬閣臣持不可下廷議夔言太后配先帝二十餘年合葬升祔典禮具在一有不慎違先帝心損母后之德他日有據禮議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羣臣伏文華門哭諫帝爲固請周太后如禮同上

宏治十七年正月以道士崔志端爲禮部尚書志端李廣

之黨成化中傳奉歷官太常卿至是驟擢尚書言官以志端羽流不宜清秩抗疏力爭上曰先朝有之既擢用矣不聽明紀

正德六年傅珪爲禮部尚書禮部事視他部爲簡自珪數有執爭章奏遂多帝好佛自稱大慶法王番僧乞田百頃爲法王下院中旨下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傅珪傳

八年劉春爲禮部尚書宗藩請封請婚及文武大臣祭葬贈謚多所裁正帝崇信西僧有綽吉我些兒者出入豹房

封大德法王遣其徒二人還烏思藏請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歲時入貢且得賫茶以行春持不可帝命再議春執奏曰烏思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使不爲邊患若許其賫茶給之誥敕萬一假上旨以誘羌人妄有請乞不從失異俗心從之則滋害奏上罷賫茶卒與誥命劉春傳

十年毛紀拜禮部尚書烏思藏入貢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禍福帝遣中官劉允迎之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思藏二萬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

帝一切資費取辦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毛紀傳

世宗即位詔議興獻王典禮禮部尚書毛澄據定陶濮安故事議考孝宗帝不從再四疏辨帝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乃許之毛澄傳

八年十二月刑部侍郎徐學謨擢禮部尚書自宏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

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與張居正厚徑拜尚書廷臣無敢言者鄒元標傳

禮部四司

洪武元年設禮部部郎中員外主事六年分四屬部總部祠部膳部主客部十三年定每屬部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二十二年改總部為儀部二十九年改為儀制祠祭精膳主客四清吏司職官志

二年常遇春薨高麗遣使來祭禮部主事曾魯索其文視之外襲金龍黃帕文不署洪武年號魯讓曰龍帕誤耳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於義何居使者謝過即令易去曾魯傳

張籌初由翰林應奉改禮部主事奉詔與尚書陶凱編集自漢唐以來藩王事蹟爲昭鑑錄洪武九年由員外郎進尚書與學士宋濂定諸王妃喪服之制張籌傳

成化時雲南缺提學官部議屬禮部主事宋端儀吏先期洩之端儀曰啟事未登已喧衆口人其謂我干乞乎力辭之已進主客員外郎貢使以贄見悉卻不納宋端儀傳

宏治五年二月增設主客司主事一人提督會同館職官志

正德中張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尚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土魯番許金幣贖哈密城印爲澤罪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誘滌爲署牒且曰澤所爲南

宋覆轍也事成當顯擢㴱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酋番檄具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甯獨澤也不肯署張㴱傳

故事郡王絕近支得以本爵理府事不得繼封交城懷仁襄垣近支絕以繼封請儀制郎中葛守禮持之堅會以疾在告三邸人乘間行賂遂得請旗校詗其事以聞所籍記賂遺十餘萬獨無守禮名帝由是知守禮廉葛守禮傳

嘉靖十年禮部主事田汝成言陛下以青宮久虛祈天建醮復普放生之仁凡羈𤗟鍛羽禁在上林者咸獲縱釋顧使囹圄之徒久纏徽纆衣冠之侶流竄窮荒父子長離魂

魄永喪此獨非陛下之赤子乎望大廣皇仁悉加寬宥田汝成傳

南京禮部

嘉靖二年南京禮部右侍郎劉瑞偕同官條上六事且言齋醮無益且妨政織造多費且病民帝納用之劉瑞傳

萬厤十九年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言陛下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轉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

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甯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甚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甯誡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顯祖傳

明會要卷三十一終